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一日情人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高兴 杜常婧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Ivan Klíma

一日情人

Ivan Klí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高兴 杜常婧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日情人 / (捷克) 克里玛著 ; 高兴, 杜常婧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4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6861-2

I. ①一… II. ①克… ②高…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9399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LOVERS FOR A DAY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i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 詹香敏

丛书策划: 黄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许泽红 陈晓欢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一日情人

YIRI QING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2 插页

字 数 24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 阅读， 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式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

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中译本前言） / 高兴 / 1

一、我的初恋

1

米丽亚姆 / 3

我的故土 / 17

真话游戏 / 79

走钢丝的人 / 119

二、一日情人

145

克拉拉与两位先生 / 147

蜜 月 / 175

天空，地狱，天堂 / 187

三、一夜情人

203

海豆芽 / 205

带 子 / 235

马的处决 / 255

爱 情 / 273

爱之空间 / 279

一、我的初恋

米丽亚姆

父亲的表妹将举行订婚仪式。茜尔维娅姑姑小个子，大鼻子，皮肤晒得黝黑，嘴巴总是说个不停。战前，她当过银行职员，眼下成了一名园丁。她的未婚夫原先是律师，目前在食品供应办公室当雇员。他在那儿到底干什么我不清楚。不过，父亲向我们保证，聚会时一定会有惊喜，说完还意味深长地咂了咂嘴，引得弟弟和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姑姑和我们住在同一营房里。她的屋子小得可怜，一扇小窗向着走廊。屋子太小了，我都想象不出它原本究竟是预备派什么用场的。也许是当贮藏室，放些马蹄铁、马鞭或踢马刺之类的小玩意儿（这里过去是骑兵营房）。小屋里，姑姑有一张床以及由两个箱子拼成的一张小桌子。这会儿，她在桌子上铺了块桌布，放上了几个卡纸板做的盘子，里面盛着一些摊开的三明治。这可是些地地道道的三明治啊，上面加满了色拉米香肠、沙丁鱼、鸡肝馅饼、生茼蒿、黄瓜和货真价实的奶酪。姑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涂着甜菜酱的小蛋糕。我注意到，弟弟直流口水，不住地发出咂咂声。他还没学会自我控制。他从没上过学。我上过，而且我还一直在读些有关狡猾的尤利西斯和健忘的帕加内尔的书，因此我对众神和人类德行有所了解。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她的未婚夫。他年纪轻轻，卷发，圆脸，脸颊上没有任何战争苦难的痕迹。

就这样我们在那间封上窗的小屋里聚在了一起。我们九个人刚一挤进，空气立马变得浑浊、闷热，充满了汗臭味儿。可我们吃着，我

们狼吞虎咽似的吃着那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好吃的东西，又用飘着奶香、甜得宜人的代用咖啡消化着肚里的食品。那些吃的显然都是那位未婚夫从食品供应商店里弄来的。这时，父亲用刀子敲了敲杯子，说任何时代都不至于糟糕得连一点儿好事都不会发生，总会有许许多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他只想列举德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惨败以及英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攻势——现在又加上这一庆祝仪式。父亲希望下个月这对幸福伴侣就能自由自在地外出度蜜月，他祝他们早日获得和平，祝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父亲还出人意料地引用了一句歌德的名言：拥有爱的悲伤，总比缺乏爱的欢乐要好。

接着，我们唱了几首歌。由于晚餐已开始发放，我们不得不结束聚会。

当我端着盛满甜菜帮子的铁罐回来时，看见满头白发的画家斯皮诺——人人都叫他斯皮诺大师——正坐在一扇没装玻璃的拱形窗口旁。他的身边也立着一只铁罐，只不过已经空了，膝上摆着一块铺有画纸的画板。他在写生。我们的走廊里住着好几个艺术家，斯皮诺大师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响。他在自己的祖国荷兰设计过奖章、钞票和邮票，据说就连王后也曾让他画过像。这儿，虽然严禁画画，但他还是在极小的纸片上画下了不少我们犹太区的场景。他的画太小了，我都觉得这些精致微妙的线条不可能出自那只苍老的手。

有一回，我曾鼓起勇气，用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德语，问赫尔·斯皮诺，为何要画这么小的画。

“吞下它们更好一些^①”。他回答。但也有可能我听错了，他实际上说的是“将它们寄走^②”，或者甚至是“将它们送入^③”。

这会儿，我满怀钦佩之情望着他在画纸上填上了一个个正排着队

① 原文均为德语。

② 同上。

③ 同上。

的老年男人和女人，全都挤在了一块儿。他们并不比米粒大多少，可人人都有鼻子，有眼，有嘴巴，而且胸前还挂着大卫之盾。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他的画纸，仿佛觉得那些小小的形象开始四处走动，蚂蚁似的云集在画面之上，直看得我头晕眼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嘿，你觉得怎么样？”白头发画家问我，但并没有回头。

“漂亮。”我低声说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承认，我也曾试图用小小的图像让纸片上住满人，在我稍稍快乐一点儿的时候，在我考虑到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森严壁垒的地方的时候，我也曾向往着在某种具有见证意义的职业中一展才华——当一名诗人，一个演员或一位画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给您一点儿汤吗？”

直到这时老人才向我转过身来。“那是什么呀？”他惊讶地问道。“他们已经发完黑面包了？要不就是你病了？”

“我姑姑结婚了。”我解释说。

赫尔·斯皮诺从地上拎起铁罐，里面一滴汤也没剩下，我将自己那份甜菜帮子汤倒了一大半给他。他微微躬了躬身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这一片好意。上帝会奖赏你的。”

只不过，上帝在哪里呢？晚上躺在爬满臭虫和蚤子的草褥上时，我不由得想。他又如何奖赏善事呢？我想象不出他，我想象不出这一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希望。

而这一世界呢？

每晚，我都会在焦急不安中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听走廊里是否响起靴子声，听外面是否有打破寂静的绝望的叫喊，听门是否猛然打开，传令兵是否已经走来，手里捏着一张打上我名字的纸条。我生怕自己会睡着，生怕冷不丁被抓住。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躲过他了。

我在储存土豆的地窖里为自己选好了一处藏身之地。关闭时间过后，我会悄悄地从那狭窄的窗户爬出，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土豆堆里，任何党卫队员都不会发现我，任何狗都不会嗅到我的气味。土豆会让

我活着。一个人靠吃生土豆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战争还将持续多久呢？是啊，这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此时此刻，恐惧这个幽灵将从炉旁的角落里溜出。一整天它都躲在那里，在烟道或空煤桶里哆嗦。一旦人人进入了梦乡，它就会打起精神，轻轻向我走来，在我的额上吐出一股股冷气。它那死白的嘴唇就会发出声声细语：咳……大祸就要降临到你头上了……

我悄悄地从草褥上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我十分熟悉外面的景色：古老的欧椴那幽暗的树冠，砖砌的大门那阴森森的空洞。还有壁龛那鲜明的轮廓。我小心翼翼地掀起窗纸的一角，愣住了：有一棵欧椴的树顶发出一道蓝光。像鬼火，阴冷而又刺眼。我凝视了一会儿。我隐隐约约看到了每一片叶，每一根闪烁的枝丫，同时意识到那些枝和叶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龇牙咧嘴的面孔，正用灼热的目光盯着我哩。

我感到窒息，感到自己即使有胆量，也叫不出声来。我放下窗纸，窗户又一次被黑暗吞没了。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极想再一次掀开窗纸，再看一眼那张面孔。但我没有勇气。再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我紧闭双眼，我也能看见那张面孔，透过窗纸，在幽暗的天花板上闪现，在我的眼前摇曳。

它意味着什么呢？它究竟属于谁呢？它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但我怎么才能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到了早晨，夜里的欢乐或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前去领我的那份苦咖啡，迫不及待地吞下了两片面包和人造黄油。我松了一口气，战争又进行了一晚，那难以想象的和平也就又靠近了一夜。

我到五金店后面玩了会儿排球。午饭前一个小时，我就端着铁罐，排起了队，等着领我和弟弟那份八分之一升的牛奶。队伍通向一个低矮、拱状的屋子，恰似茜尔维娅姑姑住的那间。里面，在一个铁桶后面，站着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她从谦恭的排队者手中接过凭证，用一只小量器在桶里捞了一下，然后将一点点脱了脂的牛奶倒进